

跨得其所，不忘初衷

「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」自從 2016 年接觸到京劇後，我便深深地為之著迷。大一的時候因為興趣，去旁聽了國劇系的跨域課程「戲曲容妝」，在課堂上認識了曾是國光劇團旦行演員的劉嘉玉老師，因為對京劇的熱愛、頻繁的和老師互動，使我和嘉玉老師變得十分親切，課堂上也結識了也結識了許多興趣相投的學長姐，那時，週五的早八是我一週最期待的時光。

在升上大二時，我毫不猶豫的將戲曲跨域放到了第一志願，也順利的選填上了。但是在暑假期間，卻多次對這個決定感到不安。「我是不是不應該選傳統戲曲的跨域、應該去選比較實用的課程？雖然喜歡戲曲，但戲曲卻不是我未來會賴以維生的志向。」我陷入了跨過了社會需求、尊重需求，選擇直達自我實現的狀況，不踏實感侵襲著自己。但儘管如此，還是得為自己的選擇負責。像文史哲、藝術方面的學習，更多是在培養內在的價值。人文與社會科學是一切事情的核心。在重實用主義的 21 世紀，這些內在價值更或許是珍貴的。但那會不會只是一個美好的嚮往？對於我，面對現實的未來，藝術是適合我的、可以溫飽的工作嗎？傳統戲曲對我，僅是我所沈迷之興趣、賞心樂事罷了，我也沒有具備比一些藝術相關科系更專業的技能 and 經驗。

有陶冶性情的興趣喜好，從來不是件壞事，但當一個史學系學生，跨域專長又選擇傳統戲曲時，當時的我也是覺得荒唐可笑。一年後有多少收穫，誰曉得呢。我告訴自己，這一年就這麼過吧，或許還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。大二結束後，還有兩年的時間可以準備未來，不要因此而侷限了。大學四年，每一年都能有不同的風采，只要我好好的規劃。

然而現在，跨域課程已經過了一半了，我並不後悔，甚至有著意不錯的收穫。戲曲藝術的三堂跨域選修課，分別是吳承澤老師的戲曲表演藝術、劉美芳老師的台灣地方戲曲風華，和彭怡雲老師的當代戲曲名劇賞析。

第一堂吳承澤老師的課，吳老師本身是西方表演藝術背景出生的，上課時的舉例非常的多元且活化。課堂內容先從表演藝術的形式，如程式化戲劇、自然主義戲劇等概念、東西方的戲劇型態等，以許多影片和口頭敘述來教導我們。課堂上氛圍輕鬆，老師幽默風趣，和學生打成一團，用簡單易懂的言語，講紮實的課，搭配影像，可以很清楚的了解許多專有名詞。期中考後，從南宋戲文開始，逐漸開始進入了中國戲曲的歷史發展，由淺入深，課程內容容易吸收，頗有收穫。

第二堂課是目前覺得上的最踏實的課，劉美芳老師在各個劇團內穿梭，戲評經驗豐富、現下各個劇團的狀況和背景、演員、搬演劇目、排練狀況都十分熟悉，是個厲害的圈內人。老師教導我們各劇種的歷史背景及在台灣的發展，因為興趣，我對這些知識具有一定的基礎，上了美芳老師的課於我是如魚得水，在課堂上我和老師頻繁互動，學到了非常多、非常紮實的戲曲知識。下課後請教老師問題，往往都能得到準確且豐富的答案，老師人十分親切，是個可愛的人。我在期中的考試中拿到了最高分，也是對這堂課目前的一個成果交代。

第三堂課是彭怡雲老師的課，第一節課時，雖對老師的口語邏輯有些不適應，但當老師宣布說，本學期的課將以《趙氏孤兒》為主題去做探討時，我頓時起了極大的上課動力。因為《趙氏孤兒》正是我最喜歡的京劇劇目之一，也是我大一下史學導論期末小論文的主題，更是我替我的社團——文創編輯社，所要做的 LARP（實境動作角色扮演遊戲）及合作小說，訂定的主題。從大一下到大二開學，五個月以來的不停接觸《趙氏孤兒》，使我對該劇情、人物關係、時代背景和意義是瞭若指掌。聽到彭老師這麼一說，我下課時立刻去和老師攀談，並給她看了社團目前正在做的《趙孤》的相關創作進度。下一個禮拜上課時，彭老師就請我準備《趙氏孤兒》的報告，和班上的同學分享。

我將報告主題訂為《趙氏孤兒》的史與劇，將《趙孤》的正史和戲劇的差別做了報告，得到了老師的讚許和同學們熱烈的掌聲。「史學系的真厲害！」當我報告完，走回位置上時，聽到同學這麼的讚賞，當下的我是無比的滿足和高興。

而《趙孤》，也是我和系上想多認識的老師，開啟第一個話題的主題。老師在課堂上舉到了「趙盾弑其君」的例子，我下課時藉著這個切入點和老師攀談，進而發現許多和老師的共通點，至今也和老師是越發的熱絡。如果沒有《趙孤》，真不知要怎麼和老師說上第一句話。

彭怡雲老師的課上也常請來劇團的相關人士，推戲或是作經驗分享，如 EX 亞洲劇團的行政總監林湏安小姐、國光劇團的行政陳麗妍小姐。也因為 EX 亞洲劇團的宣傳，讓我進劇場欣賞了該劇團的作品《假戲真做 2.0》，該戲改編自印度的口傳文學，結合了亞洲風格化的劇場形式，印度演員和台灣京劇武生一同演出，無比精彩！讓只看京劇、崑曲表演外，很少看現代舞台劇作品的我，大開了眼界。

《趙孤》於我的連鎖效應，我喜愛的戲曲故事、我的本科史學、社團的創作題目、跨域課堂上的展現機會、和想多認識的老師開啟的話題……這些衍伸出來的收穫是我從來沒有預想到的。史學和戲曲兩個專業的融合，再加上社團的創作，使我扎扎实實的學到了許多東西。當我反思這一串經歷時，我更深信，一切學習終將以不同的形式，回饋到自己身上，付出的努力絕不會是白費的。

「京劇大師從中國歷史中，編寫出一齣齣經典的京劇劇目，至今仍是膾炙人口、在舞臺上被不斷的傳誦。當繁華成為過往，喧鬧轉為沈寂時，那一段段唱詞卻永遠都在，平靜的，帶著人們回憶那一個個、歷史中雋永而華美的瞬間。」這是我面試史學系時所說的話，記得當時還背了一段時間。如今大學課業的一路走來，我竟然漸漸忘了，當初我進史學系的初衷本是合戲曲密不可分。因為喜歡歷史、喜歡戲曲，且文史不分家，戲曲多取材自歷史故事，所以我想多方位的學習。以後雖然不會走專業戲曲、史學方面的行業，但就算不是該領域的工作，以我的能力，也可以做個富有熱忱的業餘推廣者。而或許這對我來說，才是真正的心之所向。

雖然面對未來的現實依舊前路茫茫，依舊持續的在探索著，但跨域課程讓我找回了初衷，帶給我自信和肯定。不知結果的堅持和付出，是人生路上常有的現象，如果每件事都求他的利益、實用性，真的太辛苦了。知道自己一直在學習，一直在進步，就夠了。現在我能肯定的說，我不後悔選擇戲曲的跨域課程。

除了找回初衷、獲得自信和肯定外，還有更重要的一點，讓我不後悔選擇戲曲跨域，就是能力和時間的分配問題。因為大二史學系的課程，遠不如大一時容易，在整個禮拜的疲憊加上社團（文創編輯社又是個以產出作品為特色的社團）、曉峰學苑等瑣事，屢屢感到心力交瘁。每週有一整天的跨域課程，對我是大大的撫慰，我可以輕鬆的學習我所熱愛之事，並不會太有壓力。目前的跨域課程於我是適得其所。

先前所慮是正常的，對未來的打算固然重要，但是更重要的是對眼下時間和自己能力的安排，才不會導致兩頭空的狀況。那些我想修習的實用的課程，待大二下曉峰學院結束時、大三社團告一段落時，再來選修也不遲。不要讓自己的心超載了。最重要的，就算選了「實用」的課，如果自己沒有學習的動力、對未來負責的決心，再怎麼優秀的課程也終究是白搭。我認為我的選擇並沒有錯，等候其時，好好修習完眼下的課程，便是最好了。

我不知道未來究竟會往哪裡發展，但我相信無論我的選擇為何，那些所學終會回歸到自己身上，創造出自己獨特的生命價值。